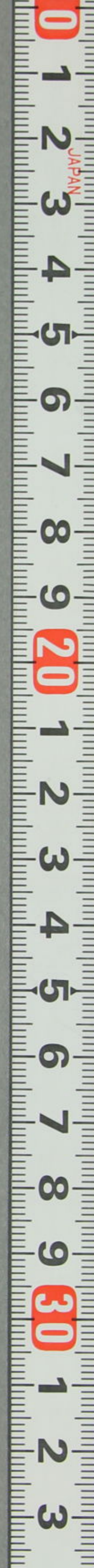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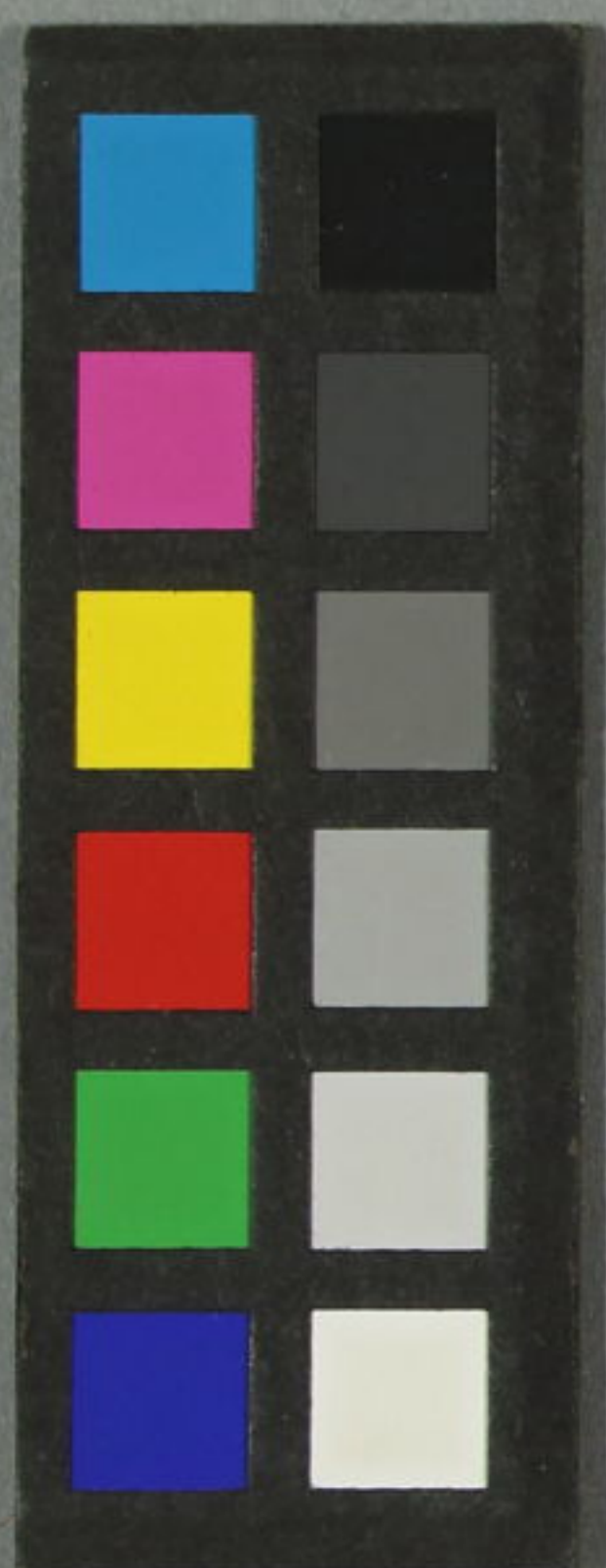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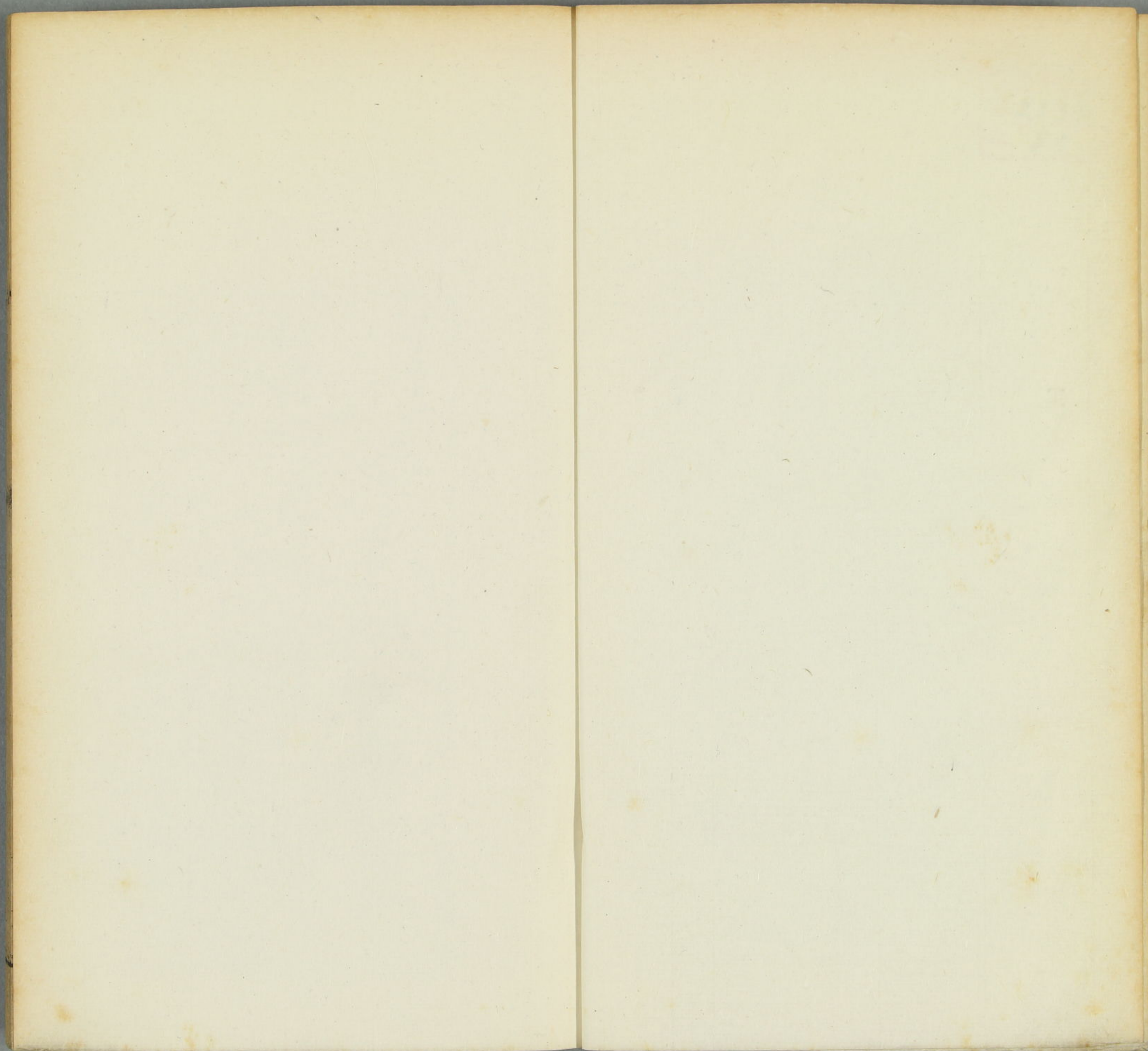
全蜀藝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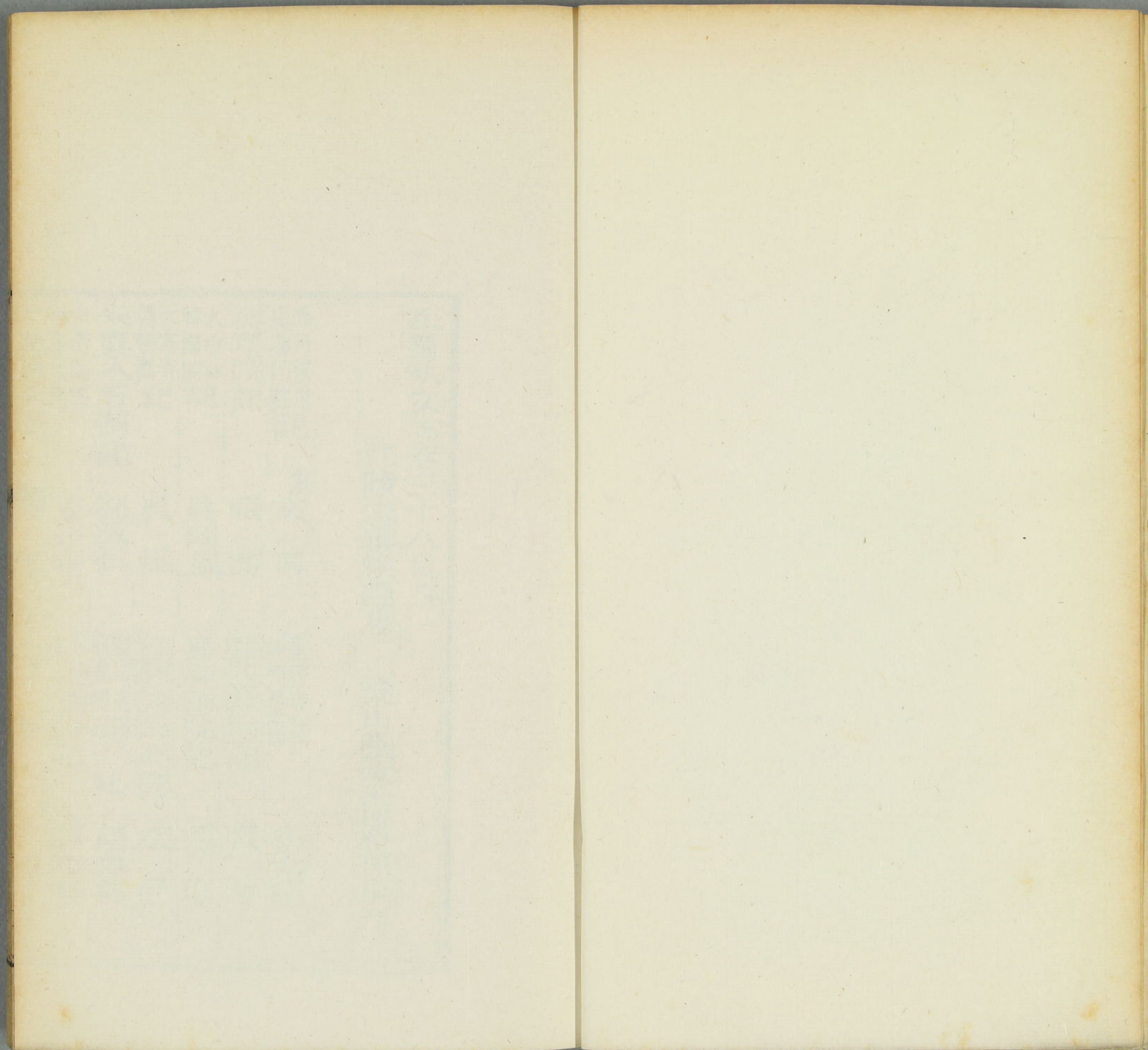


和16  
2033  
25











全蜀秋文志卷三十八目下

江陵朱雲煥還唐 樂山張汝杰君偉重刊

茂州汶川記

宋文同

聖興寺護

李大臨

壽寧院記

張漣

靈泉縣瑞記

張漣

大中祥符

吳師孟

嘉祐禪院記

馮京

天寧寺記

吳拭

利州縣谷縣記

文同

朱真人石洞記

鄒敦仁

溫江龍興寺記

胡叔豹

金繩院五

姜如晦

新繁縣朱記

劉光祖

百羅漢記

真入祠堂記

讀月草堂

全蜀秋文志

卷三十八目



報恩寺記  
佛牙樓記

馬永卿

峨眉山記  
普光殿記

明懷王  
貳百零伍



全蜀秋文志卷三十八下 升算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安岳譚言藹靜山重校

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宋文同

繇玉壘南下過笮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太平渡行深入曲無慮  
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平羣山却立大陸初露畦麻  
稻杳遠空闊披瑞帶麓壤土鮮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  
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陀德欽戒操甚嚴歲臘居久其徒委散  
是徒獨在常懼其所將底墮落願擇高行屬以香火得永康軍  
全蜀秋文志 卷三十八下 記 讀月草堂



大中祥符寺僧義海者付惟簡師凡五惟簡性顯潔所趣端慎  
守僧律作佛事癯形晦面不避風雨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既主  
此土乃圖崇飾伐木鐫崖大輯材礎構廣廈設尊像儲秘典納  
淨侶凡所欲具殆逾一紀方絕上列乃錫今號庭堂虛敞檐宇  
飄動丹明碧照續繡崑谷誠歸嚮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  
簡余之遠來求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諸峰惟大岷最高  
厚然丈人上清之望者乃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向其  
面脈絡表裏披斂出沒滴壑鉤蔓巒嶺屈折高嶺巨樾巍岡嶮  
頂晨霞夕靄染漬輝耀湍瀑淙激禽蟲號響一日萬狀無有窮

肆百貳拾捌

極鬼眼傾耳不知厭倦此方外清絕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  
簡輒擅有之山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地以  
幸吾言之不誣余聽其說滾滾令人喜聞回視此身若處泥甕  
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其間哉因命筆綴次其事使歸瑑諸  
崑石遂以爲記云熙寧二年十月十五日記

聖興寺護淨門屋記

李大臨

成都府城之東偏有寺曰聖興御史大夫王承俊之宅也大歷  
初杜鴻漸領東西川節度使改爲永泰寺武宗時例毀廢大中  
三年僧定蘭華陽人苦行精進能外形骸蚊蝨嘬膚雖終夜不



之却曰我報慈母恩也宣宗聞之詔至長安得對稱旨賜予優加遂丐西還復構此寺塔廟堂廊無慮四百楹定蘭之功德行業唐翰林學士鄭處誨贊序甚詳此不盡記府城地狹人繁物夥又寺宇迫民簷是為闐闐故三門之外中除隙地乃洩溺之場耳溷濯委積曾無隔閼犬豕馬牛踐蹂習常監寺大師文爽有道行博通經論每聞慈憫心惡其不清淨之甚欲創屋翼張而蔽掩之庶幾寶房舍利蚤莫焚修祈福於四衆因建白府帥翰林侍讀學士王公素乃命簽書節度判官吳師服度地按視利病昭然若師之言不誣師自發私囊千六百緡造外舍十有

八間於三門左右序且以護淨市民占止月僦置萬錢師告予曰底處無田產資給榷桷率皆摧圯今獲月租願以完葺充用決不可爲齋蔬之費來者主之不易其承則我之志行矣一有不如是神明殛之當墜無間獄永劫沈淪無有出期可不慎哉予得而書之以深戒後之主者

書寧院記

張溥

儒之心迹佛之性相一也道不以心性爲體故求道於心性而不可得然所以冥於道者心性也迹相亦然道不存乎迹相故求道於迹相而不可見然所以行於道者迹相也字之謂廟全蜀秩文志



層之累之之謂塔指廟與塔而問人曰此道乎雖至庸俚其答之也必謂之塔廟而不謂之道試反之曰非道也則盡摧之彼其人必將鳴指膜拜而不敢作摧之之意推此則塔廟其佛所以行道之迹相乎釋氏自永絲天子公卿士大夫或信而愛或詆而斥或沉而佞或毀滅而欲其忘其為更閱多矣蓋周唐之二武以君天下重勢盡力而除之勢宜不得復興方是之時桑門蒲塞涕目涕鼻相與齎咨憤戚於隱伏之中居未幾而塔廟之嚴復興於天下而厚費生民之力不啻膏油沃炭雖暫灰死而卒逾熾於前也意者禍福緣報必有形驗而生民之震畏忻慕淪肌浹髓

所不可得去邪佛以靜為樂故凡塔廟皆潔精謹嚴屏遠俗紛獨成都大聖慈寺據園囿之腹商列賈次茶爐藥榜蓬占筵專倡優雜戲之類全然其中以遊觀之多而知一方之樂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給也以興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此固壽寧院荒蕪於昔而盛於今歟何謂之盛院莫大乎繼承而僧患夫寡今有文皇仁廟之麗翰章聖之文章以恩歲祇一人師徒繇繇日營月修是故書有完藏象有宏宇入其門而柱石潔然及其中雷而草木脩然其為殊尤絕盛而得之天人者有石楹尺而塔之形影歸焉發乎蒼顙之表此得之天也有孫知微全蜀秩文志



之筆鬼神恐其暴形日星恐其運行林木恐其發生濤浪恐其奔鳴瘠者爲僧僂者爲道趨翔者爲衣冠之士此得之人者也其爲生者有溫江四夫之田始於張忠定公詠之所昇而成於馬正惠公知節之所奏此隄爲日盛也初淳化寇竊之後院爲廢田吏民植碑乎其中以頌上德於是內臣王繼恩願招安而忠定作鎮乃議蒐擇名行僧使筦是碑而得僧希白遂奏求賜今院名白華陽人也姓羅氏其教外通吾儒經善草隸有詩行於時安文惠王元傑始封益見而器之貽之以詩奏授師名文鑒凡院之所繇盛皆文鑒爲之也獨完藏經成於其孫文蘊大

師重異而藏經之堂繼成於重復之手異復皆言行謹厚人也復今爲都僧正而求予記因書其本末云熙寧元年記

靈泉縣瑞應院所雨記

張溥

府之邑曰靈泉而邑之聚曰洛帶者有佛廟其名瑞應廟之所以名此以祥符中樞直任公中正奏之名之所以得此以開皇中信相菩薩致之信相菩薩名也菩薩隋蜀郡青城縣黑水溪褚氏女也其傳曰麻衣竹筭善說法要會歲饑以龍頭小鼎爲粥以飼人日飫千萬不竭不盈人始異之死之日用竺法火化異香彌山舍利精瑩會擯佛其塔亦圯大中中白丞相敏中節



度劍南始命法潤禪師訪其塔之舊石而刻其象自爾迄今其  
 驗益神凡時之旱暵必禱焉今年春二月雨膏弗時甲者弗芽  
 苞者弗葩民吁以嗟知府事大資政諫議南陽公曰久矣吾聞  
 諸菩薩之為靈也盡請禱焉乃命試主將作簿樊請款瑞應具  
 香供以菩薩之象歸於府蓋十有三日辛巳發自洛帶條風隨  
 車自東而西距府十里密雨遽作通夕霑灑潤尺公前期戒屬吏  
 齋謹越翼日帥屬吏以笙歌鼓樂逆於門外而設供於大慈佛  
 廟炬蜜煙乳蔬方丈曰告之曰民旱久矣是以有請願七日以祈甘  
 澤是夕又大雨越三日乙酉通夕大雨非特一尺之潤而已原

陽礪發今合以需草木焦禿今榮以舒既七日復命靖奉之以  
 歸於瑞應公送之如始逆焉蓋嘗思之道無所不在而佛無所  
 不是翠竹黃花同歸妙用故雖塔石之象亦足以為澤於一方  
 夫誠者在我則應者在彼苟我之不誠而求彼之應其亦難矣  
 乎今夫石象之應豈菩薩倦倦於其間哉南陽公之純誠所召  
 耳溥目是靈感輒善其事使人知菩薩之驗與公之誠為表裏  
 不以不誠而專恃於乞靈云熙寧七年五月日記

大中祥符禪院記

吳師孟

一真無相窮理則非空萬法有為要終則不實然而證於無者



孰能離相資於有者安得不爲諸器世間一切法爾勅賜大中祥符禪院者唐元和聖壽寺三十院之一也然自係勅額不隸於寺焉孟昶爲蜀檀越主樞密使王處回字亞賢之所建也僞廣政九年丙午歲實晉少帝開運三年也亞賢舍私帑買毗盧百合法寶羅漢七俱胝等五院合而爲一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僞工締構之初鼎新大壯一椽一甍皆不卽舊至十三年庚戌歲二月迄成土木之盛冠諸羅摩號曰崇真禪院佛殿法堂僧堂客館齋廳淨廚乃至波演那舍應用什物及諸犍椎罔不備具自開運以來名畫事相徧滿其間輪奐瀟灑實天殊勝無慮

四百楹有畸僧堂南北構二堂二龕蓄秘典兩藏時有一老人自來應募願矜其能伐石爲龍盤繞龕下活狀蜿蜒巧製精絕夜輒光恠觀者駭異而老人不取傭值唯日食須魚及水中之物功旣畢而不知所詣人皆以爲龍所化現自鐫其像云僧童之儔七十成都縣文學鄉貢郭水田七頃華陽縣金城坊賃院一所皆充常住歲入租斛月斂餽緡以備蒲尼繕葺之費始亞賢之子曰秘書少監德琦建白知府侍郎呂公餘慶請靈龕山諭謹禪師住持謹傳小師懿爽爽傳德嚴爲都監寺至道乙未順賊旣殲德嚴詣闕陛見之曰太宗喜獎面賜紫衣號圓明大



師仍許復歸住持本院祥符元年歲次戊申轉運使刑部員外郎施公護奏賜今額巖既圓寂院付小師仁璉以管内都僧正主之璉傳崇教教傳守則則傳守謙則謙皆八十餘歲矣知府龍圖劉公庠以今都表自賜紫惟古淨行純裕緇白信向特給符牒俾之住持先是崇教舊已磐石欲俾師孟紀敘建院賜額之因久而未克今茲古師又能追繼祖師之志復以識文及書丹見屬師孟自念昔者先大父與圓明有方外之契嘗爲親題院額于今手澤存焉重媿師之勤其敢以淺陋爲解熙寧十九年記

嘉祐禪院記

馮京

成都府嘉祐禪院古名毗盧本僞蜀樞密王處回所舍宅也兵火之餘有弊屋十數楹在頽墻荒榛間雖邇通衢而門無車馬之迹嘉祐二年端明殿學士宋公守成都始令長老齊海開堂演法十方住持七年詔賜今額初海師之來也召參學門人峨嵋紹紀而議曰今吾與爾俱被府命以興梵刹非大法堂不足以倡吾宗非香積食不足以具供施非鉅厦不足以安清衆於是募信者建法堂僧堂香積廚六年而後成治平二年海師移度長松山府尹端明殿學士韓公命紀師嗣領其衆紀師營繕日勤一日乃建寶殿以嚴尊像購經典以備誦持闢三門以示



趣向立丈室以延叩請有太廟齋廊游之才爲起藏殿以秘教  
乘新津張氏壽享施田七十畝以助歲供都人王守慶入園畦  
八畝以廣院基凡爲屋百五十楹居者得所安學者蒙所益始  
於都會號大道場游方之徒歸者如市遠邇檀信靡然嚮風非  
紀師智力安能至是哉西蜀士民繁多人心樂善然禪林之興  
殆無二世使繼而主之者皆如師之勤則法會有不興乎使釋  
氏子皆如師之心則祖道有不隆乎紀師以余嚮守是邦屢嘗  
訪師廢興本末聞見最詳不憚數千里之勞而以記文見託因  
直書以貽之云元豐三年記

天寧寺轉輪藏記

吳氏

有居士者家住庵峰信脚閒行五湖四海作家相見不免葛藤  
且道葛藤還有過否靈山古佛四十說偈說經如瓶如水少林  
面壁無言隻履西歸一籌不盡方緒饒舌互立門庭殃及兒孫  
到今未了庵峰箇裏一味葛藤不是瞿曇不非達摩有人透得  
許汝同參若也無人歸堂打睡有善知識號元靜師聞居士言  
特伸一問事無一向古語有之從上老人隨緣出世舉揚提唱  
豈得已乎不得已中無非三昧我所住剎賜榜天寧祝我聖人  
億萬歲壽凡我佛事種種莊嚴其最莊嚴有大輪藏是輪藏者  
全蜀統文志



誰始圖之曰純白師實主募事守真惟選暨彼宗化為自出力  
鳩構滋辦迨範與勤閱三住持藏則成就如地中湧鑄鏤藻綯  
匪金則碧海神四旋天人挾持黃卷赤軸百帙麗好吹大法螺  
擊大法鼓唄音琅琅作薄伽梵於時巨輪其運如風獨清信衆  
若稚若艾或合其爪亦或胡跪歡喜踊躍歎甚希有所住刹  
有是勝緣居士云何不宣此義士則語靜其諦聽之我於過去  
無數劫中有一比丘問轉法輪我於爾時畫一圖相我且置之  
隨喜結緣爲藏作記願此輪藏常轉不停如天健行日月久照  
佛秘密語亦復如是以如是故獲大饒益上讚君父願我君父

與天齊休如日之升如月之常如西方佛其壽無量靜從坐起  
曰未曾有公作是言契我佛指崇寧乙酉斯藏圓滿政和辛卯  
乃克論次時節因緣何可思議請錄公語歸而刻之政和元年記

利州縣谷縣羊模谷仙洞記

文同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誼蔡甫爲余言近事按朝  
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  
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山嶢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闢  
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  
衣皂巾曳杖垂長鬚襟帶隨風翻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



衣從行有物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繖者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斂穫於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穢甚滿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夫姑見弛擔走僧遽就器飲始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濡口晚又俛婦致饌既至其所得僧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踴躍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口呼婦者仰應不得去懊悔自後蕘童牧叟常慣見

常作賞大作太

不以爲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出九屢寇乃取畫圖示余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縣谷縣羊橫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莫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別本以歸王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榮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州時常與大常博士陸丕攷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曰與丕詣洞下同立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澗壑巒嶺豁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之彥坐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



其事列之圖上余爲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朱真人石洞記

鄒敦仁

嶺作棟

靈池之東山巖巒疊嶂左右而趨者參差若鸞鳳翔翅又其中  
嶄高勢如龍驤自分嶺而下不知其幾千百仞也若驟若馳迤  
邐赴深澗曰朱真人祠者正枕此山足境物清曠負出塵世情  
乎舊洞隳圯或埋塞爲過路於此四基矣未有究其所以然者  
寶鼎蒲叔豹來宰是邑興滯補廢百事修舉因暇日按碑記訪  
尋遺址而心默識焉於是鳩工開葺惟二月既望經始越十有  
日告成觀其依巖鑿洞洞深而邃甃石引泉泉冽而其接洞爲

亭夾以明窗架石爲橋次以橫磴修竹環列峯光掩映風簾披  
拂與澗溜相應如聽琴筑蓋所謂蓬萊方丈之景者一朝而復  
矣敦仁時權邑尉每樂真遊超覽物外輒滌慮而獻言曰夫道  
無古今物有成壞方世與道交興則是洞之託於數者皆壞而  
今成豈無所待而然邪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嗚呼盡之矣  
宣和元年三月日記

溫江龍興寺無盡圓通會記

胡叔豹

湔江之東有大寶刹高踞一隅榜曰龍興樓觀巍然下瞰井邑  
緇黃雲屯仰給一縣四衆欣然無不喜舍各捐所愛以植福田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下

記

讀月草堂



羸作羸

十二 肆百貳拾玖

紹興十年有一長者念此精舍金碧剝落欲大莊嚴結清淨因  
乃率正信踰二百人每歲一設園通大供欲操其羸畢此願力  
有曰祖元是大導師彈指讚歎善哉此方檀象德本我與有緣  
則以如幻修三摩提焦心勞形不遑食寢無一刹那示怠惰相  
見者皈依所化如響瑤臺雲堂以次而就又念衆寮卑陋狹隘  
中不虛爽非修行地復馬隣田增基築室前爲舫齋旁舁經閣  
未淹歲月土木崇成高明靚深悅可心目人天和會相與縱觀  
踊躍歡喜歎未曾有於是長者復作是念宮室旣備餽粥未充  
方來納子何以取給載盟善友益修前號曰圓通無盡道場復

以其餘歲市稻田增舊所有而爲常住俾諸佛子飽滿屬履身  
心安穩增長菩提惟此勝利廣大無邊一切布施功德難比時  
有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思修大士願力最深更因緣在雲旦以是因緣故應現來此方  
不歸入塵勞勝處或爲普照王覺悟諸有情或爲通悟師攝化河  
沙或爲居補陀巖或爲金少難應身無不在詎止三十二波濤  
無邊方爲世作津梁爲世死夜爲世作大炬疾苦極呼爲  
世作醫王火宅長熾然爲世作甘露我觀五濁海皆造無盡業  
而我大士心悲愍亦無盡衆生一聞名度無量苦惱況作大勝  
會其福無等比而此世間福有爲即有盡名爲殊勝相究竟非  
眞實我今說眞實佛子善諦聽堂堂大丈夫各具大人相願以  
信佛心信我無量佛眼耳鼻舌身一諸毛孔放無量光明照  
大千世界與諸佛菩薩等無有差別倘於此會中一稱觀世音  
彈指頭面禮豁然即超證佛境界便見前利與塵塵無不逢大  
全蜀秋文志 卷三十八下 記 讀力草堂



十三 陸百壹拾伍  
士大士行不聖而我亦不凡乃知大士我非一亦非二  
佛子善信受當作如是觀而無能觀者是真圓通會

金繩院五百羅漢記

姜如晦

院在唐名東禪在偽蜀名龍華國朝鳳州太守王蒙正斥而大之梁杜宏壯爲諸方冠其建置如禪規外又爲大殿三相屬於東偏大中祥符元年始賜名金繩建炎軍興陞成都府路安撫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別置官屬三殿繪事雖富而像設缺焉右司優其空濶卽用爲官屬解舍院綱坐是頽委幾五十年乾道庚寅上命敷文閣待制廣漢張公震知成都罷制置司官屬一川公顧瞻棟宇雄壯偉麗長太息曰制置司興廢無常安知後

日之不復若乘其間嚴象設以補興時缺典杜後口館解之害不亦善乎於是命僧子文領院事諭意指文以五百大阿羅漢請閱四歲像設才二百於其中殿作彌勒像未設金碧而文歸寂今住持勤公繼之勤以乙未春正月不假方便諸聖推出來住此刹始至有立魔論鼓惑衆者謂勤決不嗣文志勤刻苦經畫錙銖積累儉薄受用之須散文所散用文所使終文所事一毫不易魔論乃息未幾何施者雲委不謀而同乃闢前殿以爲洞戶貫三爲一大寶巖應真妙相周回間錯無量變現龍宮海藏之會儼然未散歲在戊戌大功德藏相將落成太師內翰全蜀枕文志



胡公從佛地位現官僚身具正大見觀察無量壽佛事從三昧起而作是言當來彌勒號稱次補三<sub>三</sub>相則已粧嚴云何釋迎大寶覺<sub>王世</sub>間爲人天師能轉聲聞入佛如見而於此刹寶座從虛譬如公朝千官百辟袞冕巍森列殿庭至尊不臨孰爲宗主乃卽後殿施紫金檀作釋迦像與彌勒稱五日相好有不具者俱爲足之前佛後佛共轉輪王與諸<sub>王</sub>車作人教主諸修行事諸化導法周遍寶坊靡不畢具雖我世尊法華會上眉間白毫所照世界所現瑞相所作佛事何以過此糜金錢一萬萬而住持足跡未嘗一出戶庭自非具本來福德藏修本來福性其

應於是相者安能如是危危堂堂也哉院枕繁闌酒阮姪穿盜山殺海勢席詐帕財鳩氣蟒惡習盤結周回四隅境風業火一刹那際摧菩提樹焚般若種鐵圍深固阿鼻黑暗無量苦事種種見成如蟻旋空以苦爲樂晝夜觀歷而不覺知是則名爲可憐憫者於其中卽事示相起信轉大苦海成大善林化愚癡人發智慧心化暴急人發忍辱心化癡惰人發精進心化傲慢人發恭敬心化散亂人發禪定心化淫穢人發清淨心化貪盜人發滿足心化慳鄙人發檀施心化嗔恚人發歡喜心化殺害人發慈善心化妄誕人發真實心種種心生種種心滅一彈指



頃會惡趨善其為饒益無有限量無有窮盡諸來觀者彈指讚歎得未曾有爾時有一居士白凡夫境諦觀凡作諸妄業受諸妄報王侯螻蟻共一若聚心生悲惱未有咨決又聞如是大都會中有大業耽復有如是大功德海懽喜踊悅稽首作禮住持問之曰昔須菩提常白世尊阿羅漢道從無諍修無諍三昧人中第一又白世尊我從空生證解空果成無上道即是義觀無諍及空是阿羅漢滅妄證真二大法門我觀世間種種黑業皆從諍起諍心萌河沙國土微塵劫生各立見界自為同異於普佛境失普物性又觀世間諸不空者皆依塵海事相而立認賊

為子反為賊嫌自劫家寶客境窮露無可誰何今子於此有諍會中開示無諍正修行路不空界中開示真空本寂滅體雖則對病設藥猶隨有為但此界中諸有生者染病方深云何勿藥假一切有諸一切無畢竟無中藥病兩亡事理俱泯惟病與藥總成昨夢露地白牛卓然獨立子之所志其在茲乎住持顰蹙而言嗟乎哉是何子之多事也老僧昔者南游諸方至於何山見一威猛大師子王寓名曰辯於千載後無見見中親見臨際我於此老承事供養經歷年數寂無所知忽於戶外賣菜中聞師子吼我於爾時性命俱斷悟本來空無得而得今於此利讀月草堂



作粥飯頭飢來即食飽來即睡十二時中一切平常如子所說  
我總不知但以前日創始既有其緒成功不毀始為終之諸世  
界法總是大阿羅漢普通道場無用強生分別作善惡相心立  
取舍見何山所得如是居士曰咄龍生龍子鳳生鳳雛四  
海老勲名不虛得筆集緒言因為記

新繁縣朱真人祠堂記

劉光祖

古之僊者或詭服變名姓佯狂市井間人莫測其為或啖食草  
木土炭諸臭惡物逢人不擇貴賤肆口罵毀至瓦石擊走之或  
事化丹砂水銀諸不死之藥往來海上遇其徒授之秘方期不

泄於人世所傳多此類也或云有陰功者亦得白日僊去是皆  
不可疑其有無而余常常喜道朱真人事讀茅茨賦悵然知其  
為隱者也其言有曰壁崩剝而通風簷摧頽而瀉日又曰削野  
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為巾余雖不能然也而意殊欣然慕之至  
其終篇有曰口無二價日惟一餐於是置卷而歎曰僊者無他  
惟修心養生二事而已矣惟其純一不變人罕能之使人能終  
身不貳價則赤子之性常全終日不再食則沖虛之氣常集其  
於僊也何有修心以保真養生以鍊神其為道也簡易其為功  
也悠久余嘗考唐隱傳然後知真人之事非有荒忽詭異之迹



而皆可究也裂冠毀服竄匿林莽間彼竇軌者方以多殺戮爲志固高人之所鄙而不顧也雖高士廉粗知安靜之理亦烏能識夫人不言之妙哉纖芒屬置道上人曰居士屨也以米茗易之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所爲如此而傳不言其所終至其迹顯晦不常然而人所共傳者每每於夢中以藥石愈人疾本朝崇寧間賜號妙通真人比歲蜀人信事之益多<sub>邑</sub>其祠家有其像今新繁縣隆道觀新作祠堂者鄉貢進士李涇王焯率其邦人之爲也余與李氏兄弟交重其能以文學相繼取科第涇之兄涇必欲得余文記立祠本末余魯鈍性不喜外驚竊於真人

之道有感焉故樂爲李氏兄弟書之若夫祠堂之歲月有不以廢興爲存亡者不必記也淳熙八年六月日記

報恩寺佛牙樓記

馬永卿

世之議者以謂天地融結之氣各有所在故水聚於東南而山聚於西北吾江湖人也老游官於蜀蓋嘗親見之矣自蠶叢魚鳬未有書契之前不知其幾千萬歲而全蜀之水晝夜滔滔汨汨東注未嘗暫止未嘗告竭然則水之多寡東西南北果安在也吾意水在天地間猶血氣之在人身上下往來無有窮極但造化密移人不見耳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豈世之文字人



耳目所能究哉。夔當全蜀衆水所匯鎮以灃。灃扼以瞿。唐山川秀發直天下壯觀也。必得古佛真身舍利以鎮服之。普爲衆生作大饒益。此佛牙樓所以作也。或曰舍利在在處處往往有之。何也。答曰教言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其數如號伽河沙遍十方刹然獨於此土衆生經無量劫有大因緣攝取不舍。誓願深重慈悲濃厚。方佛將滅度時於人天會而遺勅真身舍利多留於人間。蓋佛之意以謂人不能至天上以修崇而天可至人間以供養此佛之善巧也。而我缺邦大國獨爲之冠焉。然此舍利非得福地則不可安奉。非遇信士卽不能建立。今夔子之國可謂

福地矣。而又遇信士爲內外護。此其所以能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歟。報恩光孝禪寺者夔之古刹也。晉號鐵佛。唐稱金輪。比年以來嘗廢革布金之地。荒蕪不治而常住舊有佛牙一枚。方寺廢時爲老比丘極力收藏如護眼睛得不遺失。及寺之復也降禪師初至將有爲而未能也。今璘禪師繼之。每念佛牙久此湮沒欲以一樓崇奉之。徧謁檀越未有如給孤獨者。豈象教之興真有所待歟。紹興十五年冬漕使符公行中出建外臺一日公至寺循行瞻視間若有神物警發其意者而又聞璘公建樓之言詳其本末公欣然從之。卽捐俸錢十萬以爲之倡。衆皆響應。



各獻所有爭取勝緣以故未幾一寺鼎新巨樓居中雄視傑立  
堂庫廊廡環而翼之觀者皆曰未曾有也一日方丈老人與二  
客登樓一客曰是蓋如來無量阿僧祇劫之所修證也故有三  
十二大人相為第八相其數六六潔白平正色如珂貝歷大火  
聚自然堅剛非金非玉非輕非重是真入天福田而世之談佛  
者好為大言至盡略去福之因地名相吾見必極力諍之一客  
曰是何言之陋也空而已矣吾觀世間有為功德皆是幻化虛  
偽不實故學佛者當先庸行勦絕屏當之然後宴坐觀我此身  
猶如死尸猶如蟲聚猶如行廁汙穢不淨見事是已即急舍離

心中出火自焚其身然後可見無上菩提今學者不知出此以  
思惟心生狹劣相吾見必唾罵辱之方丈老人曰二客之言皆  
非也如前客之言則佛法不離於文字如後客之言即佛法將  
歸於隕滅且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必具三身今客所見為佛  
法身乎佛化身乎佛報身乎又客今在此為過去乎為未來乎  
為見在乎客若知三時即是三身則諸佛現前矣客又不聞淨  
名居士之言乎如我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斷今復不住若能  
如是始可以觀佛牙矣二客曰唯唯爾時老師復說偈言  
之飛樓歸然下鎮三峽流中有舍利萬億秋玉鑑金鑰那能收  
靈光濬發騰空浮阿伽膩毛靡不周魔王積惡招德尤正如塵  
壯哉  
讀月草堂



度遇羅喉宮殿煤黑羣魔愁諸天眷屬時嬉游會遇佛光喜不  
休相與聚積到無憂共議是事同推求四禪梵王列幢旛阿叔  
迎瑞結綢綺勝鬘纓絡交相繆作天妓樂風颺颺那樓王最  
稱優蕭鼓歌頌維篳篥含芝天妙音喉千二百種聲清倫阿  
索落王神之首降伏強梗解怨仇衛列羣驕和柔魚鰓烏喙  
狀獼猴殊形詭制森戈矛亦來侍衛列羣驕和柔魚鰓烏喙  
但餘雨花香且調吾間佛事因人修隱顯相遠殊不伴維摩居  
士伽匹儒應緣示現為公侯一見金輪大比已受佛記劫如合  
謀江山針芥偶相投成此勝事何優游惟佛恩大不可酬何其  
來此古信州願垂鴻福常庇庶如象如馬峽江頭無礙行客往  
來舟俗士狹劣言可羞正欲福此西南  
賑粟散諸國紛蚍蜉不知更有口大洲

峨眉山普光殿記

明蜀懷王

普光殿在峨眉山之絕頂峨眉乃普賢大士視現之所也峨眉  
之勝聞天下其山周匝千里八十四盤於青雲之端有石龜首

餘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又有雷動坪飛來鐘玉泉石金剛臺  
之境峰巒倚天彩錯如畫與岷山相對實吾封內之巨鎮也山  
之上天霽則圓光大現山之下雲開則聖燈夜明誠為佛之境  
界成化二年舊殿圯於回祿寺之住山了鑑以事聞於國因憫  
古佛道場不可廢毀捐資命工重為修建越三年己丑而功畢  
峻傑宏麗於舊尤加殿中以銅鑄天地水府天君侍者諸山  
王之神像以為百千萬年之香火也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成  
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後人不繼前人之為而為之則  
其跡化為草莽之區也成而毀毀而成亦生生不息之意也斯



殿一新因前人之爲而爲之也四方觀佛者登斯山上斯殿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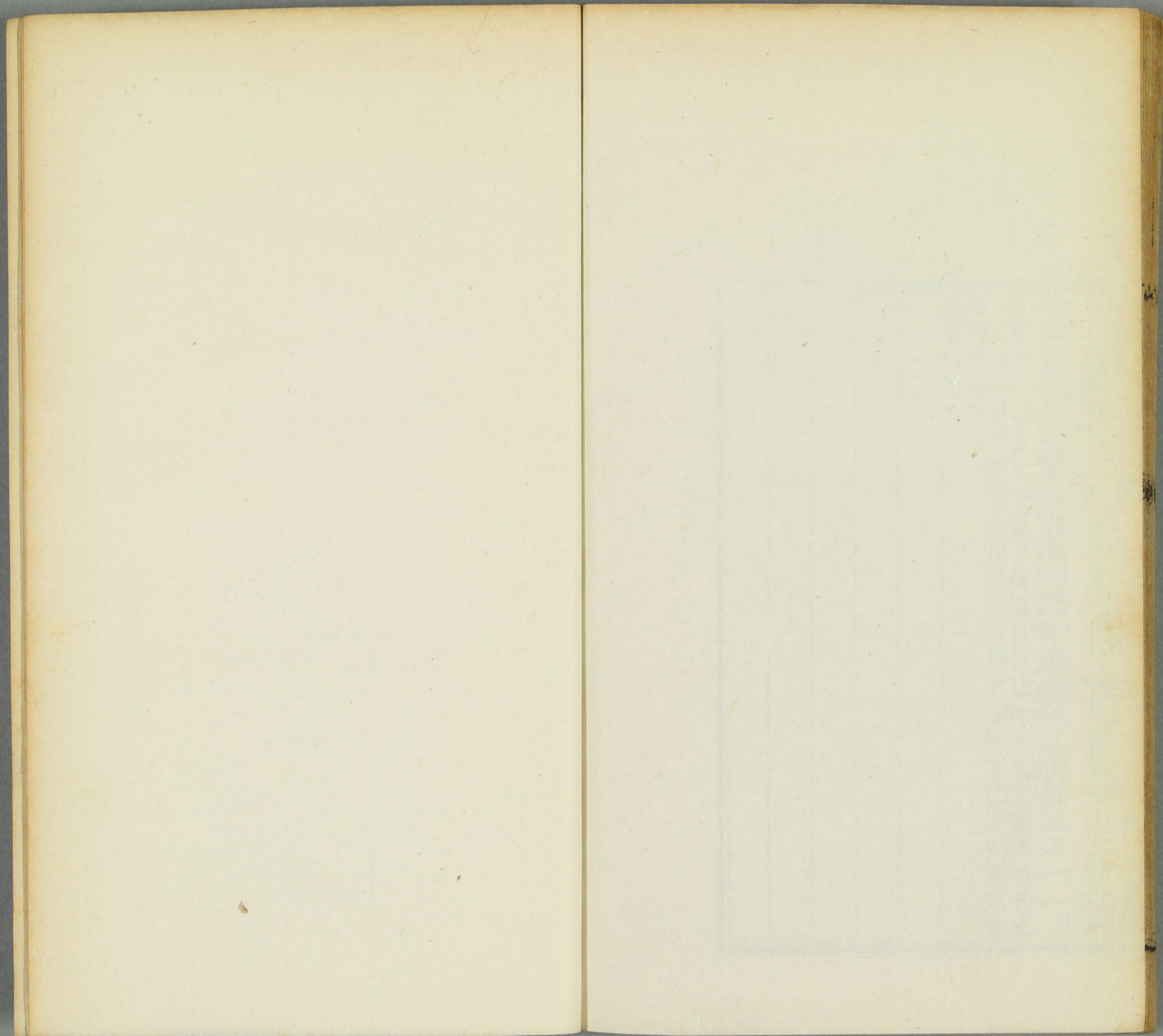
知普賢願上應變無窮而利澤無盡也殿之規制茲不一缺

焉是爲記王謹申飯獻王椿曾孫悼莊世子悅嫌姪孫和王悅

嗣成化七年

遷論曰憚







て 全 下 以  
紙 白



